

# 死过一回

□南京 吴晓平

正要上台做节目,突感胸闷,绞疼,气都喘不上来。坐一边候场的施岚,刚才还和我开着玩笑,看我满头大汗,惊问:老吴你怎么啦?我说不出口,摇摇手。她一把拉住我手,说:哎呀,手冰冷呃骨的,你还能不能上台?我没劲讲话,先向同事讨了一把救心丸吞下,坐在沙发上低声说,没事,心绞痛,过去发作过,歇半小时就好!

我喝了一杯水,希望像往常一样慢慢缓解,但胸口像压了块巨石,越来越重。坐不住,干脆睡倒。准备登台的专家和嘉宾一起围了过来,有人拿药,有人询问,还有医生量血压,乱糟糟的。就听主持人张彤在一边喊,大家都别乱,我上周就这样走的!心脏的事,耽误不得,我打电话叫救护车了!

我还想叫他等等,再等等看,可是手脚冰凉,感觉说话都费劲了。须臾,就听大门外救护车拉着警号,撕心裂肺地由远及近。我撑着还想站起来,就觉脚下打飘,站都站不住,转眼间担架进来了,施岚架着我睡了上去。眼前是一片惊愕的眼神,乱滚滚的人头,还有天花板上晃眼的灯,飞快后退的树叶,闪闪的红灯……一切都在旋转,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真实;一切都在飞速倒退,倒退的速度令人恶心、想吐。我咬住

牙,就像惊涛骇浪里的一只小船,死死抓住了床边!

不知过了多久,到了第一医院,心脏救治中心。院领导得知我生病的消息,已经提前赶到急诊室。就听他低声和主治医生商量,评估一下,要不要装支架,装几个好?

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,国内有滥用支架拿回扣现象。这刻儿和死神赛跑,哪能讨论这么敏感而且高深的问题呢?果然就听主治医生说,他是心梗,已经堵塞95%,不放支架不行。说着,还递了张纸给我,喏,病危通知书,哪个家属签一下?

我探头接过病危通知书,说,家属还在路上,我签!这刻儿童说放支架了,就算你拿根煤炉钩子捅进去,只要血管通了就行。

于是,麻药、造影、放支架……终于喘过气来了,感觉鬼门关上转了一圈,被小鬼一脚又从奈何桥上踹了回来。

手术是半麻。医生问话听得清清楚楚:

抽烟么?不。

喝酒?也很少。

那就是爱吃肉了,否则你的血管也不会坏到这程度。

我说,是的,不但喜欢吃肉,还喜欢吃猪头肉、猪大肠。医生啧啧摇头,一副不可救药的神态说,

“你看看,今天放支架的这根血管,堵了95%。还有两根血管,一根堵85%,一根堵90%,下次再装!”

胸口一舒服,话也就多起来,我问:“干么事不一起装了,让我受二茬罪?”

“支架不是你装就装,不想装就不装的!”医生没好气地说,“一起装你心脏吃不消!”

心内科查主任是我老友,虽然退休了,仍在坚持专家门诊。听说我住进医院,两天后也来看我。我就请教他心梗和心绞痛有什么区别?为什么过去我没装支架也挺过来了,这次就一定要装?他呵呵一笑,说,你还在为装支架纠结?告诉你,心绞痛大都是因为冠心病发病的症状,也就是说,血管堵塞还不那么厉害,疼痛过了能慢慢缓过来;心梗是诊断,就是心血管已经堵塞、堵死了,不抢救人就没了,懂不懂?

我说我听懂了,绞痛是心疼,心梗是心死。“不过,我忍不住又问,“既然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,以后吃肉也就没关系了吧?”

“老吴你认真点儿,”查主任板起脸说,“肉要少吃,至于猪头大肠类,今后碰也别碰了!”

看他一脸严肃状,我做了个鬼脸,双手合十道:阿弥陀佛,老衲明白!

## 记太湖边上的一位友人

□南京 王慧琪

国庆假期,去太湖边的一个乡镇看一位友人。友人在那儿开有一并厂子,做那种工业用的炉体焊接并精细打磨的业务。没有太大的利润,但几十号人过日子还能对付。似乎苏州老一辈的还比较认可这种小富即安的生活状态。

友人比我小,但也有五十六了。二十岁开始干的这一行,在一家县办企业。别人用三年才能拿到的压力容器焊工合格证,他用汗水拼了三个月拿到了手。他人忠厚老实,每日就知道戴个面罩拿把焊枪埋头干活。突然有一天,企业宣布改制,十八年的奋斗付之东流。一两万块钱买断了他的工龄,也买走了他最宝贵的青春年华。

咬咬牙,把泪水吞进肚里。老话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。凭本事吃饭,很快申办了一个小厂,还是干他电焊老本行。不过活要自己去揽,揽来了得小心翼翼地去做,不敢有半点差池。租人家的厂房来用,几年里挪了好几次窝。那种不

安定感让他觉也睡不踏实。及至后来,终于瞅准机会买下一块十几亩的地,紧接着又贷款一千多万建了一批标准厂房。

摊子铺开了,照道理可以用开手脚好好干一场了。谁料,袖子刚刚撸上去,身体内部的警报却拉响了,去沪上医院一检查,发现得了恶性肿瘤。放疗治病的那一段里,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重新思考。回来后他接受家人的建议,将大部分厂房租赁出去,自己的厂子只留够用的一块。日常生产和销售的担子给了一直跟着他的女婿,这样一来,身心也就解放了。厂区里边边角角尚有些闲置的空地,早早晚晚的,他完全玩似的待弄一会儿也都长势不错的青蒜、韭菜、毛豆角儿,桃树底下还有几只鸡和打小抱来的鹅,他把工人们吃剩的饭菜弄来喂养它们;秋天到了,橘子呀石榴呀,好像还有银杏,都可以采摘了,他跑进跑出地,忙点这些事儿。

其实这位友人还有一好,早在

高中读书时就喜欢弄弄笔杆子,这两年他饶有兴致地捡拾起来。晚来灯下读点书,简书平台上写一点自己创业的小故事,时不时地还参加一些文友们的笔会,倒不是图什么名利,只是觉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对身体好,对心灵也是很好的调适。

三两天的相处里,发现这个友人的身上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,他平和、安静、知足,对父辈和兄长有极可贵的孝慈之心。那天招待我们用餐,他向我打了招呼,先夹了些饭菜给住在厂里的老父亲送去。说老父亲快九十了,天气慢慢冷了,躺在床上不太爱动。还见到了他的两个哥哥,都从各自的岗位上退休了,但家庭经济都不太好,他在厂里给他们安排一点事情做,这样每月可以发些工资给他们。

朋友说,厂子离太湖很近,休息天会开着车子去太湖边看看,站站,发一会儿呆。大多情况下太湖水总是波平浪静的没有多少声响,我想做人做事大概也该是这个样子吧。

听她左一声乖乖右一句宝宝,竟把婴孩哄得乖乖的,自然水到渠成。按规矩,理“满月头”是要拿双份工钱又要吃红蛋糕点的,可她却小嘴一撇,逃似的去了。

这样,里弄内的人见了剃头囡都亲热得像自家人一样。

一年一年过去,剃头囡变成了“剃头娘”。

有一回,不知怎么,里弄里的老人们竟没有再等到她。有人说她进城当理发师赚大钱去了,也有人说她弃了理发工具经商了。唉,没了个剃头囡,里弄里突然变得冷清起来,老人们又开始犯愁:上哪去理一个满意的“老人头”呢?

## 有事好商量

□兴化 任祖毓

最近,兴化昭阳街道新城村举办了“‘有事好商量’民生专题协商议事”座谈会,我应邀出席。中心议题是如何管好村民养犬问题。

新城村地处城区北部,村内有省兴化中学和第二实验小学,不少村民家住房被学生家长租住。最近村内发生一户村民养犬咬伤学生家长事件。在五年前,村内一位94岁的五保户老人被犬咬后,仅一周就发狂犬病去世,此事记忆犹新。而现在村民养宠物犬较多,村内又居住着大量的学生和家,管理好养犬必须提到议事日程。为此村党总支和村委会,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村民代表一道就如何管好养犬议事协商。

村干部及村民代表12人出席,其中村长和部分代表是养犬户。会上养犬户与非养犬户各抒己见,平等协商,纷纷就如何管理养犬谈各自看法,提管理建议,个人发言时对不同意见能注意包容和尊重。

议事近三个小时结束,根据大家形成的共识,决定普查全村养犬情况,登记造册;按《泰州市文明行为条例》要求,订文明养犬村规民约,要求养犬户执行;编印文明养犬宣传单在村内张贴,上门做养犬户工作;与新城派出所联系,对养犬违法而不听劝告者,拍照录像取证,报警方依法处置。

我担任政协委员37年来,这是第一次参加村级协商议事,感触很深。兴化历来有平等、包容,商量办事的文化传统。先贤郑板桥就提出人与人之间应平等对待的主张,

他认为大家都是“黄帝、尧舜之子孙”,不应不平等对待;且“天道循环倚伏”,贫贱与富贵互相转化,不应该看不起“臧获、婢妾、舆台、皂隶”这些身份卑贱的人(《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》)。他还主张“以人为可爱”,要容忍“小人”,认为“小人”和“君子”相依共存,应“世间美恶具容纳”(《画芝兰棘刺图寄蔡太史》)。人们都喜欢芝兰而恶棘刺,他却把芝兰和棘刺画在一起,予以包容,以求和谐。

郑板桥的这些主张在民众中也有较大影响,在兴化城乡过去都有“吃讲茶”的风习。邻里、商家乃至村与村、族与族之间如有纠纷冲突,首先不是到官府告状打官司,而是由当地德高望重前辈出面,约双方到茶馆“吃讲茶”,通过喝茶座谈形式,双方摆事实,讲道理,第三方也谈看法,通过以理服人,而非以力、以势压人,分清是非,达成共识,化解矛盾,取得一致。因此“吃讲茶”风习正是传统平等、包容的协商文化体现。

和过去传统的“吃讲茶”相比,今天的“有事好商量”广泛听取与吸纳各方利益诉求,存异求同,形成共识是相似的;但协商民主更注重公共利益,在尊重协商各方权利的基础上,能依法依规为公众办实事、办成事,则是对“吃讲茶”风习的发展与超越。

“有事好商量”,一句经常放在嘴边的话,真正做起来才是真的“好”。

## 立冬饺子

□山东新泰 王举芳

秋风阵阵,落叶飘零,雁鸣声声往南飞。真是节气不等人啊,人们还没来得及享受够秋天收获的喜悦,转眼就到了立冬时节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立,建始也”,又说:“冬,终也,万物收藏也。”意思是说秋季作物全部收藏完毕,收藏入库,动物也已藏起来准备冬眠。立冬与立春、立夏、立秋合称四立,在古代社会中是个重要的节日,这一天皇帝会率领文武百官到京城的北郊设坛祭祀。现在,节令在生活中已无多少实际意义,但增添了生活情趣。人们在立冬之日,也要庆祝一下,立冬进补各地“吃得”五花八门。北方人大多在立冬这天要吃饺子。

记得小时候,就盼望着立冬的到来。因为只有立冬这天,母亲才会舍得割点肉,包肉饺子给我们吃。

看着母亲一点点地把肉剁碎,掺点自己院子里新拔的萝卜或者白菜,不一会儿,肉馅的香气盈满了口鼻。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这样,一次就能把胃盛满肉馅的香。饺子包好了,煮熟了,母亲会按个数分开。弟弟是男孩子,要帮家干农活,母亲会“偏向”他,给他分十个,我和妹妹分八个。父亲是家里

的顶梁柱,会分到二十个。母亲留给自己的是“无数”,因为母亲总是躲进厨房里,说着“你们都没有我的功劳大,饺子是我包的,我得吃饱吃够”。其实我们都知道,母亲的碗里只有饺子汤而已,所以我们姐弟三个每人都故意留下一两个饺子,说:“妈妈,我们都吃撑着了,妈妈帮我们解决掉吧。”母亲的眼里有盈盈的水雾。

母亲是个极会算计生活的人。立冬过后的第二天,我们仍会有饺子吃。那时候,生活都不富裕,吃饺子是件奢侈的事。第二天,邻居去我家玩,见到我们吃饺子,说“你们昨天过立冬,今天过什么节啊?”母亲笑说:“冬天到了,让孩子们吃点好的,暖暖地过冬。”

后来,生活渐渐好了,不是过节,也能吃到肉馅饺子了,母亲还是习惯在立冬这天做一顿饺子,分给我们,每人二十个。浓浓的温馨又爬满我们的心头。

现在,饺子的样式越来越丰富,机器包的、手工做的、速冻的、素馅的、肉馅的、三鲜的……只要我想吃饺子,就随时都能吃到。

日历今翻又立冬。

母亲大概正在忙着买做饺子馅的食材了吧?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435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